



耳,其中一个桥段广为流传,说塔山是烟台的龙脉,隧道万万不能打通,打通就会带来灾难。巧的是,有一天隧道施工时,突然涌出大量红色的水,第二天又遭遇大面积塌方,两名施工人员不幸遇难,时任市长也恰在此时因病住院。隧道建设被临时叫停,这一停就是近十年。

2001年6月,新任烟台市委书记焉崇荣到任不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烟台原来的城市发展规划定位,果断做出塔山隧道复工的决定。塔山隧道的轰鸣声再次响起,新的施工队伍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将搁置了近10年的半拉子工程贯通。2003年7月21日,全长610米、双向两车道的“暗挖”隧道——塔山隧道,

主干道。此后,五卒山隧道、通世路隧道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截至2026年4月30日,烟台主城区纵横南北、贯通东西的市政隧道数量增至大大小小16条(不包括高速公路、铁路专用隧道和在建隧道)。当笔者查找资料时,这些隧道被清晰地分为了两类:超过1000米的魁星楼、黄金顶、五卒山、凤凰山、岱王山等隧道,演绎着城市的“快节奏”;而环山路东口、南山、横山等短隧道独具匠心,隧道顶上开辟成小广场、法治公园和运动场地,让休闲与通勤在山腰之上巧妙融合。还有采用“蓝天白云”和“海洋星空”等主题灯光改造的隧道穹顶,使得穿行的车辆仿佛游

烟台人的隧道梦

□燕台石

让被山峰分割南北的芝罘区与莱山区第一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直达连通,打破了烟台龙脉的魔咒。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决策者们深刻意识到,仅仅依靠单一通道无法打通城市动脉,一条接一条的隧道在烟台城区的版图上接连破土。南山隧道,2002年通车;魁星楼隧道,2007年贯通,创下了当时城区暗挖隧道长度之最;黄金顶隧道,2008年正式通车,双向六车道的规模与跨度再次刷新了纪录。红旗路这条曾经被大山“憋”在城中的东西轴线,伴随着南山、横山、黄金顶等多条隧道的逐一打通,从2010年开始,向西一路畅通连接起莱山区、芝罘区、福山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城区向西拓展的翅膀彻底放开。

到了2017年,全长2800米的胜利路隧道投入使用,成为烟台市区再一条贯通南北的交通

于,其中一个人苦不堪言之痛。

老一輩的烟台人至今记忆犹新:早期到芝罘区、莱山区和福山区,全都要翻山越岭,连自行车都骑不上去,要下车一步一步推着走;开车出行,也往往因为山势的阻隔不得不绕直线距离几倍的远路。面对这道巨大而无奈的屏障,终于有一天,一个颇具勇气的方案破茧而出——1992年新任市长张华福谋划提出:拓展东西两翼,贯通南北山海。烟台的“隧道梦”由此开启。

1993年,号称“烟台第一隧”的塔山隧道开工。然而,这条采用暗挖技术的隧道,由于地质勘测资料的严重偏差和繁杂的地质条件,被迫于1994年8月停工。一时间,流言蜚语不绝于

度,我们似乎能触碰到这座城市搏动的血脉与跨越崇山峻岭的胆识。每一块被打穿的山岩、每一处被智慧灯光与人文巧思点亮的洞穴,都映照出烟台几代执政者与建设者为了打破“山多路绕”“海阔无景”魔咒所展现的非凡气魄。曾经,山是令人汗流浹背的畏途,如今,山是城市挺起的脊梁;曾经,海是令人望而却步的天涯,如今,海是城市

的风景。山海携手,成为城市展翅腾飞的双翼;隧道相连,让人间仙境展示迷人的风采。当车轮在越来越密集的隧道中奏响乐章时,烟台人以永不言弃的精神凿开了束缚城市的重重阻隔,焕发出灿烂如朝阳的发展潜力。

而今,随着烟台跨入GDP万亿元城市行列,烟台人多年前就设想的一个宏大“隧道梦”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中,那就是举世瞩目的渤海海峡跨海通道——他们规划从烟台蓬莱经长岛到大连旅顺口修建一条全长100多公里的海底隧道,连接渤海南北两岸的东部沿海交通运输干线,将“半岛死角”“交通末端”变成贯通我国南北的交通枢纽。目前,这一规划已进入国家和地方多个发展规划中。可以相信,以烟台人锲而不舍、踏实肯干的精神,这个跨世纪的“隧道梦”在不远的将来也必将实现,让我们拭目以待;美梦成真时,天堑变通途。

展东西两翼,贯通南北山海,形成山耸城中、城随山转、海围城绕、岛与陆连,融山、城、海、岛、河于一体,呈大格局展翅腾飞之态势的城市格局。”

当我们驾车穿行于港城一条条亮丽如白昼的隧道时,我们似乎能触碰到这座城市搏动的血脉与跨越崇山峻岭的胆识。每一块被打穿的山岩、每一处被智慧灯光与人文巧思点亮的洞穴,都映照出烟台几代执政者与建设者为了打破“山多路绕”“海阔无景”魔咒所展现的非凡气魄。曾经,山是令人汗流浹背的畏途,如今,山是城市挺起的脊梁;曾经,海是令人望而却步的天涯,如今,海是城市

的风景。山海携手,成为城市展翅腾飞的双翼;隧道相连,让人间仙境展示迷人的风采。当车轮在越来越密集的隧道中奏响乐章时,烟台人以永不言弃的精神凿开了束缚城市的重重阻隔,焕发出灿烂如朝阳的发展潜力。

而今,随着烟台跨入GDP万亿元城市行列,烟台人多年前就设想的一个宏大“隧道梦”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中,那就是举世瞩目的渤海海峡跨海通道——他们规划从烟台蓬莱经长岛到大连旅顺口修建一条全长100多公里的海底隧道,连接渤海南北两岸的东部沿海交通运输干线,将“半岛死角”“交通末端”变成贯通我国南北的交通枢纽。目前,这一规划已进入国家和地方多个发展规划中。可以相信,以烟台人锲而不舍、踏实肯干的精神,这个跨世纪的“隧道梦”在不远的将来也必将实现,让我们拭目以待;美梦成真时,天堑变通途。

槐花(外一首)

□冯宝新

五月的风拂过山岗
天气还留着春末的羞涩
人面桃花早已关闭城南庄的门扉
樱花也收起粉红色的连衣裙
山野换上深绿的稠密
微醺的槐树提着雪白裙子姗姗而来
在野山坡上漫步
只有长毛兔依偎在母亲脚边
安静幸福地咀嚼着带刺的嫩叶
每年这个时节
老屋墙头上挂的竹篮
装进了槐花的清甜
装进了长毛兔柔软的温暖
也装进了母亲
一生也未能签完的
那张——印满年轮的单据

五月雪

一窗的雪,漫过栖霞的千山万岭
那不是雪,是苹果花在五月的风里
开成了柳宗元的绝句——
每一片花瓣都藏着
小国光的乳名,红富士的甜
虬枝抱起纯白的火,像抱起
去年的霜,在枝头结成糖霜
今年的希望
或许会有一只喜鹊,从苹果林深处飞来
落在枝桠上,抖落
一串清亮的鸣叫,像喊醒
沉睡的果农,像喊醒
藏在花里的,整个秋天

凤凰把名字留给了梧桐,自己却飞向了远方。

梧桐花从不在春天的热闹里挤着开,它更像季节里一个轻轻的停顿。谷雨前后,老家院外、村口的梧桐,一夜间就挂满了浅紫色的花,一串一串,安安静静地在空中。它不像杏花急着报春,也不像桃花赶着争艳,就那么开着,像在等什么,又像什么都不等。

《庄子》里写,凤凰非梧桐不栖,于是便有了“栽下梧桐树,自有凤凰来”,梧桐便成了干净、吉祥的象征。村里人家,总爱栽几棵。花开时,一树淡紫如烟,千朵万朵聚在一起,就是春天最后一场盛大的告别。

梧桐花的模样像小喇叭,却从不吵嚷;花瓣软软地翻着,带着一层细绒,放在嘴里一吹一吸,淡淡的甜味不冲,不烈,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一句悄悄话。

梧桐花是有心事的。那一点浅紫,是少女刚懂情事的颜色,心思藏在花蕊里,轻轻的,怯怯的,刚冒出一丁点甜。所以它开得晚,等别的花都谢了,它才慢慢登场。这是耐得住寂寞的花。

梧桐是懂秋天的,叶子一落,天下便知秋。但梧桐花不管这些。它只在四月将尽时开,白一片,紫一串,像挂在树上的小铃铛,风一吹,轻轻晃,却不出声。

古人写梧桐,多写叶、写雨、写秋声。“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是愁;“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是守;“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是《长恨歌》里刻骨的相思。可很少有人好好写梧桐花。我喜欢这一

树淡淡的紫,让我联想起许多美好的词:紫气东来、大红大紫、紫绶金章……

唐代元稹写过“可惜暗澹色,无人知此心”。这话过了一千年,还挂在梧桐枝上。梧桐花就是这样,自己开了,自己落,香也淡,影也轻。它不在乎有没有人看,只想安安静静地过完自己的一生。

李清照写“梧桐更兼细雨”,那是秋桐,是叶的愁。春天的梧桐花不愁。就算落,也是整朵整朵往下掉,完完整整地落在地上,像给一段春光,轻轻画了个句号。

一树芬芳生紫烟,随风千蝶舞翩跹。那如烟的紫,就是梧桐花的魂。梧桐花一落,夏天就来了。我总觉得,梧桐花是时光留在人间的指纹。它印在春天的尾巴上,印在村庄的上空,印在每个抬头看过它的人心里。摸不着,抓不住,凑近一闻,只有一点若有若无的香和甜,像我们抓不回来的旧时光。

每年梧桐花开时,故乡好像还在身边;花落的时候,故乡就悄悄地远了。

当年在梧桐树下跑着长大的孩子,当年把梧桐花穿起来当项链戴的孩子,一个个都走远了。只有梧桐还在,一年一年开花,安静地站在原地,像在等谁。

等谁呢?梧桐花从不说。它只是开,淡淡地开,轻轻地开,在我心里,在春天快要结束的地方。

你若是遇见,一眼就会明白——那不是花,而是一段岁月,一段轻轻留在人间的印记。

梧桐花问未归人

□北芳

浅夏带着青湿的露珠
踮脚悄悄掠过果园的篱笆
苹果、杏子、桃子裹在温柔的光里
正在拆解夜落在绒毛上的薄纱
它们在舒展腰肢的弧度里
藏满一个季节的私语
风俯身低语的时候
枝头青果攥紧小拳
轻轻摇曳
只惊起一粒尘埃
只见斑驳的影子
绣进大地
人间最好的光景
是岁月蹉跎在叶脉间小憩
看新绿一寸寸攀上光阴的藤梯
当蝉鸣还未敲响寂静
我以晨光丈量万物拔节的声响
那生长
那生长
那生长

浅夏低语之美

□高翠玉

立夏那天午后,我偷得半日闲,急不可待地走出家门。我要到外面晒太阳,给身体充充电,升升阳,祛祛湿。去田野走一走,接接地气,看看山野“绿”成了什么样子了。

出了小区,穿过马路,西边不远处便是山野。五月的风轻吻面颊,带着温柔奔奔而来。阳光暖而不烈,透过银杏枝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细碎的光影。山野褪去暮春的娇嫩,换上一副清朗整肃的模样。走在山路上,嫩绿的青草野菜以超乎我想象的姿态绿满山野,周身被温润浓郁的绿包围。拉狗蛋已拉开架势,蔓藤或匍匐在地,或攀附枝干,有欲占山为王的霸气。泥胡菜露出茎子,上面高高地挑着一簇簇淡紫色的绒花。麦黄的小黄花细碎到可以忽略不计,一串串种子比花儿还要亮眼。面条菜的玫红色小花俊秀如梅,一个个绿球里面储存着它的种子。各色小野花星星点点地点缀在草丛里,白的、黄的、粉的、紫的,随意又烂漫。看着这遍野的绿植,就像看见了久违的老朋友一样亲切而欢喜。我采下一枝蒲公英的茸毛球,轻轻一吹,细碎的绒絮便挣脱花托,带着小小的心愿,乘着初夏的清

风,悠扬地散向田野。看到鲜活的艾草时,我惊喜地喊出了声:艾草也长这么高了!伸手采下几棵,用手指捻着,凑在鼻子底下,一股浓郁的香气沁入肺腑。“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这是《诗经》里的“艾”的痕迹。那个多情的女子背着小竹篓,衣袂飘飘,在山路上款款而行。此景此人早已无处可寻,唯有艾草年年如期而至。

最妙的是鸟儿的鸣唱,啾啾婉转,清脆如铃。声声鸟鸣绕着果园,掠过山野,在清风里回荡,把整片山野都唱活了。路过一片菜园地,满园丰盈的绿色落入眼中。土豆已郁郁葱葱覆盖田垄,几垄莴苣也不甘落后,一墩墩粗壮而肥嫩,真想立马掐个叶片塞进嘴里尝鲜。一大畦豌豆真是煞煞人,青绿的豌豆荚嘴里嘟嘟地掩映在枝叶间。拥有这些豌豆的人真是大幸福了。我吃过本地的豌豆荚,清甜鲜嫩,

实属人间美味。另一个菜园的一角,种了四四方方一块小麦,麦苗青青,抽出齐刷刷的麦穗。这家菜园的主人一定有怀旧情结,用小麦来慰藉乡愁。一对老夫妻在栽地瓜苗,老大爷在前面栽秧,老大妈在后面浇水,配合默契。地瓜垄下面的沟里,还栽着一行行樱桃小萝卜。地瓜苗栽完了,老大爷坐在地头休息,随手拔下一把小萝卜,说晚上回家蘸酱吃。别小看小萝卜苗儿细嫩瘦小,樱桃小萝卜却圆滚滚的,像大头娃娃般可爱。亲手拔下一棵菜的感觉,想必非常美妙,从老太太欣喜而满足的表情上就能看出。在菜园里忙活的,都是上了岁数的老年人,他们脚踏土地,背晒阳光,吸足了地气和阳气。在我看来,这是最踏实的日子,最养生的生活方式。

山坡上,一位大叔在撸槐树花。我上前搭讪:“大叔,要包槐花包子吃吗?”大叔说:“俺不太喜欢吃槐花包子,可俺老婆爱吃这一口。闲着没事上山转悠,遇见了就撸点回去。”接着,我又跟大叔切磋起槐花的N种吃法——烙槐花饼、蒸槐花窝头等。我并不是性格外向的人,可在山野里遇见个人,便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大叔看我空着手,就问上山干什么。我笑了笑说:“爬山锻炼身体,活动一下筋骨。”

山野里有不少被折断的槐树枝干,横七竖八地躺在草丛里,看着有些心疼。很显然,这是撸槐花尝鲜的人们弄的。转念又安慰自己,“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大自然里的万物生生不息,野草树木枯荣循环,槐树的生命力向来顽强,应该很快就会长出新的枝条吧。

阳光温柔洒落,不燥不烈。整个山野都绿透了,各种植物欣欣向荣,处处都是鲜活又热烈的生机。初夏的田野,是一场绿色盛宴,是大地铺展的一幅浓绿油画。“一朝春夏改,隔夜鸟花迁。”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漫步初夏山野,草木芬芳,满眼青翠,满心清凉,这是最治愈的初夏风光。

初夏的田野

□鲁从娟

征稿启事

本版征集优秀散文、诗歌。要求角度新颖、笔触独特、贴近当代读者审美和品位。投稿邮箱:ytrbzk@126.com

